



我是对“家人们”三个字过敏,不是对家人。

这个“家人们”,是一类短视频里不由分说地“认亲”,我一听到,手指就本能地往上滑,想逃。那种感觉,就像在集市里,你被陌生人一把搂住肩膀称兄道弟,但他并不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而是打你钱包主意的生意人,生意的名目叫“围猎”。

刷到过一条关于昆仑山的视频,堪称“围猎术”的模板。一开口就是一句“家人们,别划走!我敢拍胸脯说,你们从小听到的昆仑山全是瞎扯!”“别划走”是强行截留你的注意力;“敢拍胸脯”是给自己贴上勇士标签;“通往高维世界星际门户”“实验室的保安队长”的夸张类比,“穿生物装甲的半人半兽”的奥义质感,将中华神话改写成地摊文学;最后一句“评论区告诉我答案”,把你“锁死”在互动里……一套组合拳打得行云流水。

这套话术是被算法反向训练出来的。你的视线在这条视频上多停留三秒,算法就完成了给你的标签分发:对神秘主义有好奇心,对怪诞叙事无抵抗力,对情感绑架缺乏警惕性。所以,你再刷到如“金字塔是外星充电站”“《山海经》是上古战争实录”之类的视频,千万不要意外。同时,视频创作者也更加相信,更直接、更极端、更反智、更情绪化的话语,才能实现围猎,在注意力竞争中活下去。

做围猎生意的人就像流量的“算法族长”,他们参与构建了一个系统,把我们编入他们的“流量族谱”,让我们沦为被“家人们”的伪亲情绑架的猎物。

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你想想,如果没有我们的配合,围猎者哪能得到收网的机会?

我想起前不久一个深夜,刷到一条讲海市蜃楼的视频。“家人们谁懂啊?”热情而又傲娇的AI(人工智能)女声撞得我脑袋发蒙,“我敢说,99.9%的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邪门的海市蜃楼!”它把大气折射现象说成是“平行世界的时空裂隙”,还扯出什么“749局用科学破解谜团”“蜃景里的人影朝着海岸看”……

真丢人!我明明知道它在胡扯,但“窥探到世界秘密”的廉价刺激感,还是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好在手指在点赞图标上方悬停了三秒,最终移开,落在了退出键上。

在算法设计的成瘾机制面前,这三秒停顿也算是难得的清醒。问题是,它为什么选中了我?

长期的碎片化阅读,早已把我们的专注力消磨殆尽。面对复杂的逻辑,我们像一个婴孩,等着被填喂简单粗暴的结论;而原子化生

逃离被滥用的「家人们」

潘渊之



拾柴篇

存的孤独感,又让我们像一个溺水者,明知“家人们”这根稻草连只蚂蚁都救不起来,却依然不舍那点微弱的浮力。

更隐蔽的围猎,发生在我们自以为理智的时刻。有个做知识付费的博主,经常如此开场:“家人们,我知道你们很累,但今天这条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认知。”然后,开始讲“思维固化”“认知升级”“信息差套利”等等“黑话”,且有数据、有案例,还有“哈佛研究表明”,但内核无非是,先用“家人们”建立情感契约,再用焦虑贩卖紧迫感,最后用“改变认知”的承诺,让你下单299元的课程。

你看,围猎从不挑认知层面的高低。从地摊文学到颜值焦虑,从“西王母是保安队长”到“同龄人正在抛弃你”,都有“家人们”这个万能接口,供其绕过你的理性防火墙,通过情感密道,抵达决策中枢。

面对这样的围猎,我们不是心甘情愿的“帮凶”,更像是“被驯化的猎物”。围猎者用各类猛药不断投喂我们,而认知上的懒惰和情绪上的成瘾,让我们主动张开口,供其绕过你的理性防火墙,通过情感密道,抵达决策中枢。

在一个想法被算法拿捏的时代,想要保持冷静,竟然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肯好好说话已是诚意,而拒绝围猎同样是诚意,一种不可退让的诚意。

要知道,真正的家人反而不会用“家人们”来叫你。他们会心疼你熬夜留下的黑眼圈,理解你欲言又止的心思,容得下你突如其来坏脾气的。家人间的真实连接,就藏在这些有岁月相伴的细碎的摩擦与谅解中。

那个名为“家人们”的流量族谱,香火旺盛,热闹非凡。我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那上面,而应该留在昨晚和老友喝到微醺时突然沉默的小聚里;留在终于读完十几年没看完的书后,既空虚又饱满的沉思里;留在母亲早早打来电话问“过年还回来吗”的期盼里。

逃离围猎,就是拒绝成为共谋;而找回有尊严的自己,我们才能看到真实的“我们”。

这或许,是我对自己最后的“认领”。

宁波月湖西畔,在草木葱茏、书香氤氲间静静伫立了四百多年的天一阁,一砖一瓦皆藏古意,一径一阶尽蕴沧桑。置身其中,古朴沉静之气扑面而来,让拜谒者不由心生虔诚。

这座现存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正式建成,几乎倾注了楼主范钦(1506—1585)一生的心力。范钦曾历任湖广、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等多地要职,宦迹万里。他嗜书如命,每至一地必悉心搜求珍本秘籍,孤本难得便亲手抄录。他苦心孤诣,广收方志、政书与历代文献,终成万卷宏藏。为避火患,范钦从《周易》中得到启发,取其中“天一一生水”之意营建藏书楼,名之“天一阁”。

聚书维艰,守书愈难。挚爱典籍的范钦焉能不知“藏书之患,多在身后”之理。“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也许早在成阁之日,甚或建阁之时,就是始终萦绕在范钦心间挥之不去的难解之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宰相杜暹,也曾为倍加珍爱的藏书在自己身后的命运而惴惴不安,因而写下了那近乎决绝的家训:“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覆及借人为不孝”。这哪里仅仅是杜暹严苛的告诫,分明更是他恳切的托付。令人扼腕的是,“身去书散,遗言空在”的悲剧,在杜暹身后终究未能幸免。

北宋藏书家陈亚卒毕生心血,集珍本数千卷。他于晚年作《戒子孙诗》嘱托后人:“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倍云根。他年若不和花笑,便是吾家好子孙”。他并未苛求子孙,而是将毕生藏书的归宿,寄托于一条卑微到极致的底线,花木奇石皆可变卖为生,只求藏书不与俗物同售。然而,他满怀凄怆的叮嘱,终究变为一语成讖的悲凉预言。

面对私家藏书难传后世的千古困局,思虑周全的范钦,凭借诗礼家风和识人明见,终于觅得一条守书之路。范钦教育有二子,次子范大潜于他身前早逝。晚年分家之际,范钦将家产划为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另一份是天一阁及万卷藏书。范钦一生嗜书如命,清谨自持,数十年的言传身教早已将敬书、惜书、守书的信念,深深根植于子孙的骨血之中。长子范大冲主动将万两白银让与弟媳,自己毅然承担起守护天一阁藏书的千钧重任。

天一阁所历数次劫难,让范氏后人深感切肤之痛。范氏子孙深切感悟,仅凭一族绵薄之力,终难守护千年书香。在宁波解放后不久,为不负先祖的苦心经营,避免珍贵典籍再遭散佚损毁之灾,范氏十二世孙范益沅、十三世孙范鹿其深明大义,顺应潮流,愿将天一阁交由国家保管,使四百余年私藏得以化私为公,永免散亡之祸。范氏一族世代守书的赤诚初心终得安放,数位护藏的不世之功也终于得以光耀千古,彪炳史册。

“文革”初期,“破四旧”之风骤起,伏卧室、别有斋、蜗寄庐等宁波城内众多私家藏书楼之书被视作旧物遗弃,无数珍本典籍处境岌岌可危。危

天一阁漫思

梁建民

这份取舍,也正是范氏家道颖颖的生动写照。这抑或正是范钦的用心布局,对长子心性的准确把握,让人不得不钦佩他的知之深与远见卓识。在范钦身后,范大冲旋即订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训和“钥匙分掌、共启书橱”的严规,并得以世代相袭。范钦与他的子孙依眷长远智慧和家族风骨,终于打破了“书难传三代”的悲宿命。

范氏子孙固守有守书执念,但每逢乱世动荡,终究难以扭转守阁危局。1841年,英军攻占宁波,《大明一统志》等数十种典籍惨遭掠夺,范氏族人痛心疾首,却无力回天。1861年,太平军入宁波,又有大量典籍被游民盗走,虽有十世孙范邦绥变卖家产四处回购,终仅部分救回。1914年,上海不法书商勾结盗贼,窃走珍本1000余种,范氏虽报案追查,心急如焚,但终是多数未能追回。抗战期间,宁波告急之时,范氏后裔无奈打破“书不出阁”祖训,将9000多册珍本转移至浙南深山秘密封存,才使这座宝贵的“南国书城”免遭战乱倾覆之厄。

天一阁所历数次劫难,让范氏后人深感切肤之痛。范氏子孙深切感悟,仅凭一族绵薄之力,终难守护千年书香。在宁波解放后不久,为不负先祖的苦心经营,避免珍贵典籍再遭散佚损毁之灾,范氏十二世孙范益沅、十三世孙范鹿其深明大义,顺应潮流,愿将天一阁交由国家保管,使四百余年私藏得以化私为公,永免散亡之祸。范氏一族世代守书的赤诚初心终得安放,数位护藏的不世之功也终于得以光耀千古,彪炳史册。

“文革”初期,“破四旧”之风骤起,伏卧室、别有斋、蜗寄庐等宁波城内众多私家藏书楼之书被视作旧物遗弃,无数珍本典籍处境岌岌可危。危



急关头,恰恰因为天一阁已归属国家管理,从而成为全城最安全的文化庇护所。许多藏书世家与地方文化人士,纷纷将家中珍藏悄悄转移、暂存进天一阁,才使这些孤本、善本,抄本躲过一劫。动荡过后,这些曾临时寄存的藏书,大多由藏家或后人悉数捐赠,永久纳归天一阁典藏。范氏当年的深明大义,不仅守住了自家四百余年的藏书基业,更护佑了浙东文脉瑰宝书写了天一阁藏书古今、百川归海的传奇史话。

仰望天一阁,我恍然明白:这座江南藏书圣地,之所以能历经四百余年风雨沧桑,完好保存至今,依靠的绝非楼阁砖瓦的持久坚固。从范钦潜移默化家风涵养和临终分家的智慧布局,到子孙对严苛祖训的代代坚守,再到后人化私为公、格局高远的毅然抉择,真正凭借的分明就是范氏醇厚家风的代代赓续,是范钦长远智慧在后世子孙血脉里的不断沉淀与升华。

人生智慧多在舍得之选择。《红楼梦》里那副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应该如是告诉世人,悟知“有无”之道,即可指导人生的“选择”之路。范氏后人跳出一族私藏,将珍藏托付给国家,看似舍弃了世代相传的私藏之“有”,实则是让古籍珍本不再囿于一家一姓的桎梏,远离灾祸、永久传世。范氏子孙正是感悟到世间“有无”取舍之道,明大势、懂放下,以一时之舍,换得了万世之存。

回望天一阁,范钦与其后人的智慧和格局,令我再启遐思。智慧可以日积月累,沉淀生长,慢慢涵养出胸怀高远的格局;格局由智慧孕育,更可使智慧抵达更高境界。范钦和他的子孙,正是用智慧和格局,赢得了后人恒久的敬重与历史的铭记,铸就了华夏藏书史上“守业赓续”的精神坐标。

三谒叶嘉莹先生

何庭柱

我家里珍藏着一幅照片,用精致的木框镶嵌起来,挂在书房里,那是我和叶嘉莹先生的合影。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每当看到那幅照片,我就会想起多年前三次拜谒叶嘉莹先生的往事,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第一次拜谒叶嘉莹先生,是在2015年1月14日。那天,我和表弟一大早就来到了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当时有人告诉我们,叶先生正在接待几位外国客人,让我们暂时在一旁等候。会客室三面摆着米色的沙发,沙发后面的书架里放着各种书籍,房间的一角有一个四四方方的花盆,里面是一株榕树。叶先生正和几位外国客人交谈,丝毫不避讳我们。茶香、书香、花香,充盈于这间小小的会客室,让人感到分外温馨。

过了一会,叶先生送走了客人,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年已九旬的叶先生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声音清脆,满面红光。与我们交谈时,叶先生像聊家常一样,温声细语,和蔼可亲。谈到古诗词的创作,她从音韵格律谈起,由浅入深地讲了古诗词的相关知识,谈到兴奋之处,不禁吟诵了几句。说到感兴趣的诗人和故事,先生还开怀大笑起来。她告诉我们:学写古诗,一定要多读、多背;写的时候,要参照古诗词的手法,用心去体会古诗词的意境;另外还要结合自己对眼前事物的感受去写诗,不要生硬地去写诗而写诗。

起初还有些拘谨的我们,不一会儿就被叶先生平易近人的亲切感所感染。不知不觉间已近中午,我们不便再打扰先生,于是依依不舍地告辞而去。

第二次拜谒叶嘉莹先生,是在2016年的8月中旬,我又和表弟一同前往。叶先生微笑着请我们入座,并



2016年12月20日,作者(右)拜谒叶嘉莹先生并合影。

询问我们写诗的近况。叶先生鼓励我们说,写诗也是需要时间的,坚持就好。然后,她重点和我们讲了唐诗。她说,唐诗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现实生活,唐诗的出现和成熟,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进入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她还列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所写的一些今人耳熟能详的唐诗,并一一讲解。

第三次拜谒是在2016年12月20日,我和表弟登门看望叶先生的同时还向她请教《论语》中的一些问题。叶先生在我们疑问之前笑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听后都笑了。随即,先生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她告诉我们:《论语》最核心的8个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表述集中体现了儒家伦理的核心——恕道。叶先生的这一论述让我们茅塞顿开,至今记忆犹新。这一次,我还带去了自己写的《海下文武高跷》一文,当场朗读了部分段落。叶先生饶有兴趣地听完,赞赏民间高跷文化的传承源远流长。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0岁。她用一生的热爱和执着,谱写了中华诗词的不朽篇章;她以温婉之笔,抒发生命力量,讴歌家国情怀。我有幸两次聆听先生的讲座,三次拜谒,近距离地接受先生的教诲,其情景终生难忘,成为引领我不断学习的精神源泉。

满庭芳

第五四八期

沽上丛话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写下雪,大观园里银装素裹,除邢岫烟因穷仍穿着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外,一众小女儿都穿上防寒的斗篷、大氅。“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湘云笑道:‘你们瞧瞧我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袖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根小袖掩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狍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臂,鹤势螂形。”此处脂砚斋批道:“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式’,便似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因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所说出处的这四个字便是“鹤势螂形”,属于曹雪芹自创“成语”,以“鹤势”比喻身姿挺拔,以“螂形”形容腰肢细长柔美,将史湘云的形体特色描摹得惟妙惟肖。

曹雪芹造词儿,并非只这一例。如全书多处提到的“金玉良缘”,原指贾宝玉落草衔那块宝玉,与薛宝钗的金锁相配,两人结为夫妻是段好姻缘,后被当作成语用来形容美好的婚姻;又如“风情月债”,原为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遇警幻仙姑,仙姑自我介绍其职责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后人用来比喻男女恋爱中的情感纠葛或未了情缘,也成为成语被广泛使用。

曹雪芹造词儿信手拈来,常常由书中人物脱口而出。第七十二回写司棋因被鸳鸯发现与表兄在大观园幽会,表兄又私自逃了,又悔又气,竟“恹恹的成了大病”。鸳鸯“反过意不去,指着来望候司棋,支出人,反自己立身发誓,与司棋说:‘我若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

“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们从小儿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我也不敢待慢了。’”此处司棋嘴里的“耳鬓厮磨”,意为两人的鬓发与耳朵相互摩擦,形容

亲密相处的情景。第七十九回“耳鬓厮磨”又出现了一次。宝玉闻得迎春出阁,怅然若失,“思及当时姊妹们一处,耳鬓厮磨,如今一别,纵得相逢,也未必如先那那等亲密了。”又一次确定了“耳鬓厮磨”的词义,推动它走向成语范畴。后世使用该成语多见于文学作品,清末民初的小说《孽海花》第三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爱林把椅子挪了一挪,和雯青耳鬓厮磨的低低说道:‘我把我自己说的一段话告诉你,就明白了。’”可作一例。

诗词歌赋文字精练、表现力丰富,是成语最适合的生长环境,《红楼梦》中的大量诗词歌赋也成为曹雪芹自创成语的温床。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中黛玉的《问菊》一句“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此处“孤标傲世”将菊花拟人化,以菊花不与春花争艳而在秋

天灿然绽放、独自御寒傲霜的特性,比拟傲然不群、不随波逐流的高洁人格。《红楼梦》之后,“孤标傲世”常常出现于文人雅章之中。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评价他敬慕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就使用了“孤标傲世”这四个字,进一步奠定了它的成语地位。

《红楼梦》里直接出现的或由衍生的俗语、歇后语,给人印象深刻,曹雪芹的独创力可圈可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故事原型出自《红楼梦》,后衍生为一句俗语。大观园里的钟鸣鼎食与庄户人刘姥姥的贫困生活具有天壤之别,刘姥姥进入大观园,见烟熏似的“软烟罗”用来糊窗子,象牙镶金的筷子比她用的铁锨还沉,鸽子蛋滚到地上“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儿就没了”,等等,犹如“信息爆炸”,一股脑轰下来,令人目瞪口呆,连连咋舌。这个故事生动有趣,流传中形成俗语,形容一个人初入陌生环境摸不着头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出自第五回。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在薄命司翻看“金陵十二钗”册页,又听了舞女们演奏的词曲《红楼梦》,其中“聪明累”昭示王熙凤命运,曲首便是这句。王熙凤一生费尽心机,耍尽权谋伎俩,最后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她也落得个凄惨下场。后世常用这句俗语来批评那些精于算计、醉心权谋的人。

《红楼梦》中还有一些成语,比如正言厉色、阶柳庭花、茅椽蓬户、瓦灶绳床,等等,还有一些俗语,比如“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等等,或许曹雪芹并非发明人,也或许它们在二百多年前的民众口语中已经被使用,但曹雪芹拿来以书面化的形式固化,以“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经典传播效率广而告之,其影响力自然深远。



芳塘清韵(中国画) 王少桓

洵河溯源

金学钧

又合黄颡水即七渡河,又合鲍丘河,故称三河。”(清康熙年间《蓟州志》)洵河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开通,至明朝时达到鼎盛,当时的漕船沿蓟运河北上,为洵河两岸的城乡运来粮食、盐铁等物资,为驻军运输军需粮饷,促进了洵河流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至今,洵河仍是海河流域北三河水系蓟运河上源的重要支流。“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洵河水脉

源于燕山地区茂密的山林,也得益于京津冀三地多年来的生态保护和水土涵养。洵河成为京津冀北5个市县的母亲河,为这里的人们带来舟楫之便、灌溉之利。

蓟州区下营镇依靠美丽的洵河风光和黄崖关长城,在沿河的村庄发展旅游经济,农家院和高档民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山乡,为乡村振兴闯出了一条文旅结合的新路径。洵河由下营镇汇入环秀湖,形成碧波千顷的山间水泊,青山绿水吸引了周边大量的游客来北休闲度假。经过环秀湖调蓄,洵河由东向西从罗庄子镇穿过,依靠洵河水利,这里成功培育了红香酥梨、“佛见喜”梨、“关东红”小米等特色农产品。

洵河沿岸的村庄还加大了河岸边古树的保护力度,让古树“讲述”洵河的故事。洵河河水在罗庄子镇泥河村转了一个弯,绕过村南的老虎顶,西折流入北京平谷海子水库,为减轻汛期防汛压

力,泥河村在村东一斜向小山的山脚处,向南开凿了一个泄水洞,水大的时候,水流直接从村南涌出,形成壮观的瀑布。村里的河东岸有一高台,村民称之为庙台,上面有两株相依而立的古槐树和一棵侧柏树。据村里老人讲,过去夏秋时节洵河满槽时,有从下营方向漂下来的排子船,运木材和山果到下游的平谷、三河、宝坻出售,路过庙台都要靠岸进香,保佑水陆平安。清末蓟州诗人李江曾用诗句描绘这一带的风景:“云岚扑面来,过岭得奇景。水上张屏凤,山根泻潭影。”如今老槐树下的大鹅卵石上,还保留着先人刻的燕子棋、虎棋、连棋、柳棋棋盘,村里的老人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在高台上下棋打扑克,吹着河风,怡然自得。

夏秋季节,洵河水哗哗流淌,庙台上凉风阵阵。泥河村的红香酥梨、“佛见喜”梨和“关东红”小米就要成熟了,大批游客来到这儿,除了到村南看水洞瀑布外,都还要到庙台上观赏一下这里的古树。

一条贯穿京津冀的河流,两千多年来未改其名,一直滋润着河北省的兴隆县、三河市,北京市的平谷区,天津市的蓟州区、宝坻区,可谓三地一水相亲、同源共享、文脉赓续,这条河就是洵河。

洵河历史悠久,先秦历史文献《竹书纪年》中记载: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齐师及燕战于洵水,齐师遁”。借由一场古老的故事,洵河穿越史书来到我们面前,令人感叹这条河的历史沧桑。

初夏的雨,在河北省兴隆县的雨淋沟敲出优美的乐声,两侧翠色岩壁发出和鸣。一块刻着“京津第一泉”的石碑下,淙淙细流轻轻激荡,这里被认为是洵河源头之一。雨淋沟十几户村民生活在溪流东岸,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座小石桥,仿佛是为了让这里的水流得更远,流得更畅,流过青松岭,流过黄崖关,流过一个峡谷,进入三河,一直流到宝坻九王庄,与州河合流后称蓟运河,直到汇入渤海。

站在洵河的这个源头处,我想起了那支叫作



《泉水叮咚响》的歌,想起了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想起了在京津冀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沸腾着的生活。是的,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洵河,为我们居住的地方留下名字的洵河。“洵水在蓟州北四十里,一名广汉川,俗名黄崖川,发源黄崖口,一支西南流,经盘山之阴,入平谷,为洵河。”(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洵河乃州之西境也,其源即由黄崖川而来,至三河县